

藤

泽

周

平

隐剑孤影抄

「日本」藤泽周平 著

李长声 译

译林出版社

隐剑孤影抄

〔日本〕藤泽周平

李长声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剑孤影抄 / (日) 藤泽周平著; 李长声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8
(藤泽周平作品)
ISBN 978-7-5447-6825-2

I.①隐… II.①藤… ②李…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8695 号

KAKUSHI KEN KOEI-SHO by FUJISAWA Shuhei

Copyright © 1981 ENDO Nobu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Yilin Press,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ENDO Nobuk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Haii AS International Co., Ltd., Taiwa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4-369 号

隐剑孤影抄 [日本] 藤泽周平 / 著 李长声 / 译

责任编辑 王 玥
特约编辑 竺祖慈
装帧设计 金 泉 沈长磊
校 对 张红霞
责任印制 颜 亮

原文出版 文艺春秋, 2004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825-2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目 录

邪剑龙尾	1
怯剑松风	37
黑剑虎眼	71
必死剑鸟刺	105
无形剑鬼爪	139
雌剑细波	173
厄运剑刈芦	209
宿命剑鬼奔	243

邪
劍
龍
尾

—

从街镇往南十二里，在赤仓山脚下走进山谷中大约四里，就到了赤仓不动，女人的脚程当天就能往返。

桧山弦之助傍晚来到就接受祝祷，领了护符，进入祈殿。例年是母亲矢尾来进香，但去年秋天她腿疼，弦之助替她来了，这便成了他的任务。

春秋两度，本尊开龕示人。那时从街镇来谷间的香客塞路，都信仰其灵验，接受祝祷，领取护符，以祛除百病。有夜祷一说，来进香在祈殿中度过一夜，好像都是有特别的事情要祈愿或信仰笃厚的人做的，而多数人是当天回去。

母亲没夜祷过，弦之助去秋和今春来了两次，夜祷这次是头一回。

桧山家里，父亲弥一右卫门三年前中风倒下，从此病卧不起。听弦之助说要夜祷，母亲很高兴，但弦之助原本不过是想在山气当中过一夜而已。这件事掺和上别的色彩是昨天的事。

弦之助属于骑卫队。昨天在藩府中闲谈，无意之间透露了要去夜祷，同僚石毛数马便露出怪笑，附在耳边说了某种事。那是一种淫靡的传言。弦之助不由得脸红，却并不想因此作罢，反而隐隐涌起好奇心。去祈殿时他想起石毛说的话。

一进祈殿，里面挤挤插插，简直闷得慌。只有正面的帘子后点着两盏长明灯，人们所在的大堂中一片昏暗，能看出有五六个武家打扮的人。听说这里不管身份，武士、商家、百姓都可随便祈祷，一看果真如此，弦之助放了心。

那个女人跟他搭话是晚上，大堂中拿进来烛台，人们在光亮下各自摊开带来的饭食开始吃的时候。好像这里那里有人带了酒，甚至团团围坐，大声唱起歌来，晚餐在乱乱哄哄、热热闹闹的气氛中进行。

弦之助也打开带来的饭团。那是姐姐宇弥给做的，里面只放了梅脯，太不够意思了。嚼饭团时，那女人冷不防从背后搭话了。

女人在弦之助侧后，悄悄把放在细竹叶上的东西推给他——烤得很好的小鲷鱼。鱼是在藩西边捕捞的，海边的女人们每天到街里来卖。

“今早打上来的鱼，烤了带来，不介意的话，请吃吧。”女

人说得很温柔。

那声音圆润，落落大方，语气之自然使弦之助去掉了多余的矜持。他无疑是被对方的美貌压倒了。女人有二十四五，看上去年龄跟他相仿，是武家女人，牙齿用金属溶液涂过，也就是说，她是有夫之妇。

“这可太款待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弦之助这样说，但在手移到鱼上方时却踌躇了——没有备筷子。看见他的样子，女人笑了，声音清亮。

“对不起，没有筷子，在这里就这样……”女人随使用手指揪了块鱼肉，“好像就是这么个吃法呀。”

“可不是吗。”

弦之助马上也撕了块鱼肉。不知不觉的，弦之助和女人面对面了。周围人大声说话的，笑的，吵吵嚷嚷，好像没有谁注意他们。

和弦之助相向，女人也没做出扭捏的样子，啃三角饭团，撕鱼片，还让弦之助吃咸菜。她眼睛俊俏，略厚的小嘴颇有魅力，看来性格很爽快。

“常来这里吗？”弦之助问。

“不，是第二次。今年春天也来过，就这么做夜祷的。”

“真够乱的，我是头一回……”

“不装模作样，不好吗？”女人用手掩口，吃吃地笑了，“在街里可不能这样。”

“确实。”

弦之助渐渐放松了。这是一种不拘礼节的酒宴，如此一想，就觉得喝酒唱歌那帮人快乐死了。

“你有什么祈愿吗？”

“有啊。”

“我是替母亲来的，父亲长年卧病。”

弦之助说着，有种奇妙的心情，仿佛的确为此而夜祷，登谷道时抱有的好奇心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吃完饭，祈殿中逐渐静下来。更深，寺仆来了，只留下一个烛台，把其余的灯火都熄掉。这时睡觉的人多，没睡的人少。

“看来就只有睡觉了。”

弦之助说，女人低声笑了。

“好像是吧。”

但二人都没躺下。昏暗中背靠壁板，弦之助想着旁边女人的事情：肯定是哪个藩士的妻子，一个人来夜祷，胆子够大的，不过，总是有很重的心愿才会这样来祝祷的吧。

弦之助还想，大概石毛说的就是这种事。睡觉的人有男有女，像一堆小杂鱼一样挤挤插插。要说猥亵，没有比这更猥亵的景象了，但奇怪的是这种感觉并不明显，可能因为这里是灵地。

身边有一个美得教人心猿意马的女人。近在咫尺，身子一动肩膀就碰到她。要说不动心，那是假话，但弦之助提醒自己别动那种心思。她是有夫之妇，而且弦之助的好奇心已得到充分满足。

奇妙的夜越来越深。

不过，必须说弦之助的判断未免太简单了。他渐渐发觉有人起来，悄悄溜出去。又一个人，是女的，到外面去了。接着，又有男人抬起半身，忽地站起来，跨过睡着的人出去了，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

“哎……”弦之助侧身对女人低语，“他们去哪儿呢，好像外面有什么。”

“看月亮吧，外面月亮很亮。”女人低声回答。说着，手指冷不防地跟弦之助的手指交叉。“不出去吗？”

弦之助微微打战，想起了石毛的私语和淫笑。

赤仓不动在地势很好的地方，简直像是在显示选那里建庙供神，眼光多么正确。谷间狭隘，一路走到这里就变成台地，

豁然开阔。大概当初只建有正殿，但参拜的人增加，在旁边另建了祈殿。祈殿比正殿大三倍，台地上容下这两个建筑还剩有一大片空地。

空地上长着松树、杉树，只铲除了下面的杂草，白天从疏落的树间能遥遥望见下方的开阔原野和街市，简直是富有野趣的庭园。赤仓山从台地背后忽地陡峭，通往顶上的路更细了。

弦之助跟在女人后面穿过堂前的草地，进入前面的树丛小路。不一会儿，脚下响起枯草的窸窣声。月光从树枝间照到地上。

穿过林间，那里是台地的尽头，能看见青白的月光映照着台地下延展的山峦。昏暗的谷间，东坡昏暗地峙立，西坡明如白昼。山脚下露出了一片原野，但街市被白霭似的东西笼罩着，不知所在。

“看见了吗？”女人回头说。映着月光的脸上浮起怪异的笑，弦之助的喉咙咕噜了一声。

只见月光照射的树根处，树间一簇芒草的背阴处，不知有多少对男女在敦睦，也有女人公然叫出声。莫非是因为月亮过于明朗，竟然不可思议地没有猥亵感，甚至觉得像是看见在清冽的月光和山气弥漫中的另一个世界的秘境，男人和女人肆无

忌惮地举行着性的盛宴。话虽这么说，可事实上弦之助的脑袋从刚才就麻痹了。他呆呆地回看女人的脸。

“听说来夜祷的男女都在这一夜摆脱世间的清规戒律，随意缠绵。您不知道？”

“……”

“真的呢，在这月光下……”

女人仰望天空，然后回过头来，倏地拉起弦之助的手，手指交叉。

“要是怀上您的孩子，那该多幸运啊。”

“……”

“您是桧山弦之助大人吧，云弘派……我知道呀。”

“你是……？”

弦之助好不容易才张开嘴，但女人轻轻摇了摇头，好像一下子失去气力，倒进弦之助怀中。花一般的香气包裹了弦之助。

二

阪部将监说，就到这里吧，二人到武馆角落放水桶的地方擦身。

“怎么样，有几分长进吗？”阪部说。

他是队长，传闻近年可能晋升为位居家老之下的中老，才四十二岁。外郭中有一座藩武馆，叫励武馆，阪部每月三天跟弦之助习武。

藩里有一个叫服部十左卫门的剑术教头，传授单刀派。弦之助的父亲弦一右卫门也曾是教头，与服部不相上下，过去跟父亲学云弘派的人现今也择日跟弦之助练功，阪部队长即是其一。

弦之助早就被称作桧山门的麒麟儿，十八岁时当上师傅代理。不久被召到藩里，编在骑卫队，此后一时远离了武馆教练。但没有人怀疑他是桧山门正统的继承人，弦一右卫门病倒，仰慕云弘派的人便求教于他。

“啊，有几分吧。”弦之助说。

练完了对方就变成了上司。虽然看不出进步，却只能不触犯地回答。何况技艺如何且不说，阪部是相当投入的。

“回答得没劲儿啊。”

阪部用湿手巾哧溜哧溜地擦脸，看着弦之助，发出豪放的笑声。他身体肥胖，为人爽快。这种性格在藩里也赢得人气，大有被推上政坛之势。

“对了，以前就想问问……”阪部突然说，“听说云弘派有秘传，叫游龙回尾。”

“是的，不过……”弦之助警惕地盯着阪部回答，“那不是云弘派传下来的秘传，是家父独创的。”

“啊，是吗，是吗？”阪部显得兴趣盎然，“听说是不败的绝招，能传给弟子吗？”

“那不一定，父亲说看人传授。”

“哦，真是秘传哪。”

阪部低声赞叹，但弦之助担心了。父亲确实独创了一种刀法，名之为游龙回尾，知道此事的，包括弦之助在内，不过二三人。不知为什么，这一绝招父亲秘不外宣。

“队长听谁说的？里村吗？”

里村庄藏是桧山门高徒，在修建队供职。

“不，不是……”阪部露出有点复杂的表情，“那个人又来了，缠着要我让他跟你比试。当然我断然拒绝了。是他那时说的。”

“赤泽……是吗？”

“近来中老户田的儿子出入那个武馆，大概是这个关系，要求很强硬，真叫人腻烦。可能目的是比赢了当官吧，很不好对付。”

不用说就是这目的，弦之助想。他想起赤泽弥传次的样子，那个只见过一面的人。

赤泽七年前突然来到这里，在持筒坊租借了一座破庙，挂出单刀派教练所的招牌。当初没有一个人入门，赤泽在街镇附近做苦力，后来有了几个门徒，就选了街镇武馆提出比武。

街上有三家武馆，两家断然拒绝，但是叫镜喜兵卫的传授不传派的馆主接受了要求。比试在镜武馆进行。赤泽使出凌厉刀法，打败了镜。

这次比武一下子提高了赤泽的名气，而镜馆主受了打击，一命呜呼。人们对赤泽的印象因此蒙上阴森可怕的色彩。不过，这也许是赤泽本来就偏执的性格通过比武暴露出来了。也有人喜欢那种偏执，比武之后赤泽的门徒增多了。

赤泽接着干的事是托人向藩里的剑术教头服部十左卫门提出比武。服部当然不接受。服部每年数次给藩主纠正刀法，还以门徒为对手在藩主面前表演招式，凭他的地位不可能接受一介街镇武馆主的挑战。

向服部转达比武要求的是冈田八内，他与阪部一样任队长。冈田被主持藩务的家老训斥了一顿。

于是赤泽这回又找上弦之助。今年春天他亲自来唐物坊的

桧山家。弦之助当然一口回绝。弦之助肯定是云弘派的传人，但不是馆主。他的身份是藩士，在藩府执勤，非常不自由。武馆虽留着，但父亲倒下以后一直关门，如今不过是里村等弟子偶尔来出出汗的地方。

赤泽并不就此罢休，后来又通过阪部执拗地反复要求。阪部以弦之助的父亲弥一右卫门毕竟是藩教头为由拒绝，可今天阪部却显得有点底气不足，或许中老户田织布介入了此事也说不定。从阪部的口气也并非听不出这个意思。户田心胸狭隘，往往偏执于一事，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与赤泽合得来。

“算了，且不管他……”

换了衣服，走出励武馆，阪部又恢复了刚才的好奇心。

“真想见识一下游龙回尾哪。”

弦之助目送着阪部的背影，心中涌起一种预感：恐怕不得不接受赤泽的挑战。

他在心里再一次描绘了赤泽的模样。那印象以一言蔽之，就是一个剑鬼。见面说话之间那种异样的压迫感他现在还记得。比武不会轻易失败，但自己也没心思争胜。

不败的游龙回尾——

弦之助的身体微微震颤，他还不曾见过那刀法。